

发泄 —— 回国过年印象之二

吃晚饭时朋友来电话，说要带我去一家有名的迪厅（全称：disco舞厅）发泄发泄。

人是站起来的动物，所以难免会带一些野性，发泄就是野的一种。自古以来，列祖列宗们就懂得为何发泄。猿人发泄，仰天长啸；侠客发泄，大漠狂奔；雅士发泄，摔琴焚稿；泼女发泄，碎玉裂帛。

现代人文明程度高，生活压力大，更需要发泄，可又轻易发泄不出来：想长啸却居是心脏病，想狂奔找不到场地，想焚稿可文章还没做完，想碎玉又有些舍不得。想来想去，只好去迪厅。

一进迪厅大门，黑压压的人群便迎面扑来。人有三教九流，平时走在路上，一眼就能瞄个大概，但在迪厅里就看不出来。迪厅太暗，迪厅的灯压根儿就不想让你睁开眼睛：白灯刚亮，转眼就变蓝了，还没等你适应蓝的，又马上改成黄的了，黄也不是正径的黄，而是一闪一闪又一闪，结果，人被灯照得支离破碎，贵贱难分。突然间，迪厅里又漆黑一团，随着喇叭里“想抱就抱，想叫就叫”的鼓动，人群抱成一堆，叫成一遍，紧接着，在那种极度恐怖时才能发出的尖叫声里，几道红色光柱横空而至，将黑暗切成几大块。我正琢磨失控从哪而来，冷不防斜里喷出一团烟雾，升腾翻卷，朦胧中，我想到了蒸笼，想到了澡堂子。

据说澡堂里脱光了衣服比迪厅更难分贵贱贵贱，其实不然。澡堂中人虽然赤条条，但牵挂还是有的。水汽弥漫中群众得给领导搓背，小孩得给警察按摩。更要命的是，大家的身子在澡堂里是如此的开放，以至于平日无睹见到的景象都一目了然，成了人家的研究对象。

迪厅就没有这样的罗嗦事。迪厅的人没心思研究别人，想研究也研究不了。迪厅是一锅粥，把各种人呼啦啦地搅拌在一起，单眼皮双眼皮，黑头发白头发，高胸脯平胸脯，小蛇腰马桶腰，大人物小人物，本地人外地人，有文科没文科，真君子伪君子，统统藏身混沌中，融汇在喧嚣里，界限打破了，归属消亡了，甚至连男女之别都模糊了。纷乱中产生一种新关系，平等关系，发泄关系，谁也别傲，谁也别卑，你发泄，我发泄，大家一起来发泄。

迪厅音乐也是发泄，呻吟也成曲，喘息也为歌，鬼哭狼嚎更是绝妙的好乐章。如音乐节奏迅猛，快速心跳，无始无终，铺天盖地。于是，在震耳欲聋的声浪里，血管撑开了，脑袋发涨了，四肢颤抖了，边叫边跳，边跳边闹，去他的慢三快四，去他的狐步探戈，这个查界规则太多，难道步步都要踩点儿上吗？老子爱怎么跳就怎么跳，怎么跳都不错，错了更好，错就是对，对就是错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一团浆糊一堆乱麻，甚至有没有大脑都不知道了，呼吸不受大脑指挥了，手脚不受大脑支配了，五脏六腑都失控了，发泄了！发泄让人忘了痛苦，忘了麻烦，忘了天高地远，甚至忘了自己的姓名。

夜深了，城市已经入睡，只有迪厅还醒着。那里有一堆旋转着的肉，一窝疯狂着的心，一群发泄着的魂

.....

李宇 08年3月于Andover